

Studying in Europe

到欧洲去留学

实用指南读本

刘子健 著



留学小故事:

关于出境、关于学业、关于打工

关于投机、关于爱情、关于面包

留学小常识:

关于学校、关于申请、关于签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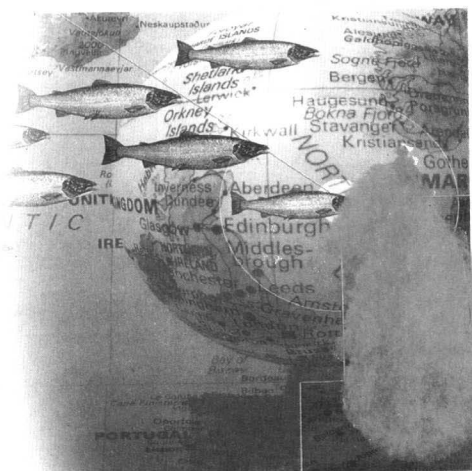
关于经费、关于专业、关于回国

天地出版社

Studying in Europe

到欧洲去留学

刘子健 著



天地出版社

1999.10

到欧洲去留学

刘子建 著

责任编辑·段 英

封面设计·尹 飞

出版发行 天 地 出 版 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印 刷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版 次 1999年10月第一版

199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85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20.00元

ISBN 7—80624—370—4/I·58

目 录

1	淘金潮
11	风雪夜归人
23	解救行动
33	莫斯科寻梦人
41	走近俄罗斯
51	穿过俄罗斯国境线
57	荷兰温情
63	巴黎情思
75	德拜耶教授看中国
95	荷兰不相信眼泪
103	德国寻子
121	荷兰情恨
129	去亦难兮归亦难
139	杀机暗伏
151	梦断海牙
155	海外恩仇记

175	伫立在北欧的寒风中
199	伦敦三华人
209	爱情断层
219	伦敦风景线
231	反抗环境
245	中国走向世界
261	伦敦疑案
273	附录一 留学生活必读

怎样提出赴英留学和访问申请/怎样选择学校和提出入学申请/英国大学中各类课程收费状况/如何申请奖学金/是否带家眷/选择到达英国的时间/住宿旅馆的费用/进入英国时你需要注意的事项/英国货币及其使用/各大机场的联系电话/记住:必须到警察局去登记/遍布伦敦的43个火车站/如何争取享受全民保健/如何选择就诊医生/英国购物指南/值得一逛的跳蚤市场/学会

	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在外吃饭须知/英国的旅游胜地/如何从英国出境旅游/怎样延长留英签证
337	附录二 欧洲各国院校详情
338	英国
349	联邦德国
364	爱尔兰
366	法国
370	荷兰
374	奥地利
376	西班牙
382	比利时
384	丹麦
386	芬兰
389	瑞士
393	意大利
399	挪威
401	瑞典

到欧洲去留学

淘金潮

*STUDYING
AN
EUROPE*

STUDYING AN EUROPE

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经由两条路线出境。二连浩特出境的列车是中国车，乘务员全是中国人；加之这次车比从满洲里出境的车少走一天一夜，所以，大多数去莫斯科的中国旅客都选乘这趟车。

由于是国际列车，条件较国内一般列车好得多。四个人一个房间（软卧），走道上铺着地毯，卧具也干净，精致。24小时供应开水。

但是，90年代初的这趟东方快车，远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情形：人们衣冠楚楚、神情飞扬、社交频繁、妙语联珠、郎才女貌、一见钟情。恰恰相反，这趟列车可以说是一列巨型流动商场，乘客就是售货员，床铺就是柜台，房间就是仓库，人们在这里盘点、数钱、记帐。

这段时间，北方数省，尤其是北京人都在利用一条重要信息，即俄罗斯消费品短缺。人们为此结成帮伙，到俄罗斯贩货。通常的做法是，在房间床中央空地上，堆放准备出手的货。这些货都装在一人多高的大编织袋内，压得紧紧的。为了多占领房间空地，贩子们分散定房间、定铺位，一伙六个人分别住在六个房间，就可占有六个房间的空地，当然，还得运气好，恰好这六个房间都没有贩子或只有个把贩子，

否则就得平分“库房”。

我所在的房间四个人分别来自四川、天津、浙江、北京。

贩子是北京人。三麻袋的货立在他床面前，它们就是他的前途和希望。他二十来岁，热情，对人友善，看样子货是好几个人的，他是个“库房保管员”。

浙江人小矮个。看样子是农民商贩，卖毛线、纽扣、鞋底板起家，听亲戚说外边好挣钱，也决定外出碰运气的。他还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老婆孩子的铺位在另一个车厢。全家人经莫斯科去匈牙利。

天津人是个学化学的女士，约莫二十七八岁，到莫斯科出席一个化学方面的学术会。

这一行人来自不同地方，抱着不同目的，身世各不相同，在这次国际列车上，要作五天五夜的室友。

列车在中国境内行驶一天。晚 11 时左右，列车驶进二连浩特站。

原以为这个边防重镇，应该到处都是岗亭和军人，灯火通明。其实不然。从车窗上望出去，跟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小站没有多大区别，除了站台上各工作区内灯光透亮外，远处只有一些昏黄的灯光。

中国边防检查人员很随和，上车逐个车厢取走了旅客的护照，进行例行检查，并加盖出境专用章。接着是海关官员检查旅客所带物品。

不一会儿，人们得到通知，列车将在此耽搁近两小时换车轮，旅客可去车站大厅休息和购物。

踩着枕木，人群朝车站大厅走去。眼下这一群人在想什么？对这群人来讲，此番旅行绝非休闲。他们出国的表面理

由各不相同，有开会的，读书的，讲学的，更多的是去“淘金”。他们希望用他们随车携带的几大口袋皮卡克、牛仔服和假手饰起家，在俄罗斯开辟出滚滚财源。但是有一点大家是相同的，就是都希望自己的出境证件不要出麻烦，在列车驶出自己的国家后，不要在异国他乡遭遇不测。

二连浩特车站大厅实际上并不大。车站工作人员在这里设置了小卖部，出售小食品、日用品。卫生检疫站也设在这里。那些在出发地没有办理“黄皮书”的人，可在这里注射霍乱疫苗，补办防疫证书。

我一摸，自北京出来后，除掉在车上吃盒饭花掉三十多元外，还剩下五十多元钱。有人告诉我，最好把这些钱都花掉。我便买了些巧克力，几瓶二锅头。心里在想，难道真的就不再用人民币了？内心深处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剩下的钱我拍了个电报，电文是：“午夜时分，车至二连浩特，即将出境。”算是在国内给家人送去的最后消息。

列车驶出二连浩特，这就是出国了。人们心里明白，祖国、父母、家人、同学、朋友和熟悉的土地和文化，从小讲的语言，都留在了身后，留在了国境线的那边，以后的一切就要靠自己了。对计划短期出国的人来讲，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旅游开始了；对准备长期在外读书的人，尤其是长期生活在理想中的人来说，是一条漫长道路的起端，前面的道路有多长，他不知道；对准备出外下力挣钱的人来说，这是他发财的起步，亲戚们告诉他的国外的高工资令他鼓舞，他揣摸着又好玩、又轻松、又能挣大钱的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年能挣多少，三五年又能挣多少，挣来的钱最好用在什么地方；贩子们则想的是尽快把满房间的货变成现钱。

人们在列车有节奏的轰鸣中进入梦乡。

凌晨，有人敲门，最先醒的是北京人。他打开门，一男一女两个蒙古边检官员站在门口。开始检查护照了。

列车没有停。蒙古官员把每个人的护照都收去，很快又送了回来，上面已盖好了入境章。人们拿到各自的护照，又倒头睡下。

醒来时，已是早晨。

举目外望，想看看邻国的土地是什么样。

窗外，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只有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沙漠。沙粒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光，看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草原景色：牛羊、蒙古包和骑马人。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沙丘。

出门时，因不知道国际列车上餐车供应什么食品，价格如何，我带了一箱方便面。红军长征，两条腿加炒米；现代长征，火车加方便面！

列车在中国境内（第一天）供应盒饭，10元钱一盒；但一进入蒙古就只有吃方便面了。到餐车去的人都说“蒙古饭没法吃，臊”，我也就无心去品尝了。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悔，哪怕是屏住呼吸，捏着鼻子也该去尝尝鲜。

顿顿方便面实在难吃。好在浙江人带了几大包紫菜，只要见我们（我和天津人）一开始吃方便面，他就拿出紫菜来让我们吃。说实在，以前很少吃紫菜，现在泡在方便面里，这紫菜真有味极了。

浙江人也吃方便面。显然他吃得比我们轻松。我想，浙江农民一年四季在外做生意，出国谋生，确实吃得苦。

浙江人一家四口都在车上，有时候他老婆带着孩子过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东西，似乎他们不是去遥远的外国，而是在本省赶场一般。这种乐天知命的平静，令我惊讶。

乌兰巴托清晨的空气中有丝丝薄雾，沙漠在朝阳下呈粉红色，犹如少女；正午的沙漠艳丽耀人，让人睁不开眼；黄昏时的沙漠在夜幕将至的穹隆下，由血红转为黝黑，动人心魄。

人们在一天的旅程后昏昏睡去。夜半时分，响起列车员的声音：“查护照了。”

各个房间的门陆续打开，人们揉揉惺忪的睡眼，从皮箱、提包、腰包和裤包中掏出护照，等待检查。

俄罗斯边防官员来了，全身制服，精神抖擞，像是不需要睡觉的人。看到他们，我不由得想，我真的到了《白桦林》、《列宁在 1918》、《列宁在 10 月》、《1936 年大清洗》、《莫斯科保卫战》、《赫鲁晓夫》、《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所描写的俄罗斯了？

俄罗斯官员发给人手一张俄英对照的海关单，收了护照就走了。不多会儿，护照盖章后退回来了，取走了海关单。护照交由边检官员盖章是十分重要的，它表明了你进入一个国家的合法性。

东方开始发白，窗外两旁都是黑黝黝的巨大黑影。随着天色发亮，看清楚了，窗两旁都是树林，列车已穿行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之中。

进入俄罗斯境内后，餐车开始供应俄国饭。土豆番茄火腿汤、烧牛肉、黑面包、果汁，食品还丰富。

餐车只有一名俄罗斯女招待，约莫五十岁上下。一餐饭约莫十五六卢布，再给她两三卢布小费，她很高兴。

有趣的是面包柜就在我坐椅下。有白面包、黑面包两种，自由取拿，吃多少取多少。

伊尔库次克是远东地区的大城市之一。列车快要到伊尔

库次克时，这辆巨大的“流动商场”就开始行动起来。贩子们开始点货，取出预计好卖的货，如皮卡克、旅游鞋、仿阿迪达斯运动装、皮鞋、玩具等，商量定价，确定分工：谁收货、谁收款。

果然，当列车徐徐驶进伊尔库次克站时，站台上早已站满了翘首以待的俄罗斯顾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据说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已等了一个多小时。列车刚一停稳，贩子们冲下车去。站台立时成为自由市场，一场轰轰烈烈的站台交易就开始了。

中国商人以惊人的速度听懂了俄罗斯人问价：“斯托尼卡（多少钱）？”的声音响遍站台上，手指比划或计算器显示，或一张纸，一支笔，把讲定的价写下来，中国商人交货，俄罗斯人付款，成交神速。十分钟左右的停车时间，站台交易的成交总额无法估算，但绝不会小。

随着一声汽笛响起，宣告交易结束。中国贩子们手上攥着绿花花的卢布赶快上车，俄罗斯人穿着才买的衣服或鞋子逐渐离去。站台重又恢复平静。少数零星生意在窗口上交易。

列车上到处在数钱。人们讲着交易的事情，眉飞色舞，一片欢腾。

贩子们赚了钱，也对俄语产生了浓厚兴趣，每个车厢，每个房间，人们都在学习此刻最重要的几句俄语：您好！多少钱？

我对这种站台交易感到新鲜，这毕竟显示出在重重压力下生活了多年的两国人民，现在能够按自己希望的方式挣钱，按自己高兴的方式生活了。退回去一些年，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下车卖货，也没有一个前苏联人敢到站台上来买货。

现在两国人民的境况毕竟是不同了，人民可以自由来往、交谈、交易。

从站台交易的盛况看，我只能推断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生活物资极其缺乏，尤其是严寒已至，许多俄罗斯人还只能从每周两趟的中国列车上买棉衣、防寒服、旅游鞋、皮卡克，由此可知情况的严重性。

我希望中国列车所带物资能缓解俄罗斯人的困难。

交易过后，列车继续前行。车内的知识分子们又开始讨论俄罗斯的处境，它的变化、经济实力，以及分析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北大有几位教授在车上，他们曾留学苏联。他们以无限惋惜的情绪谈论苏联的解体，评价叶利钦的各项政策。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不如以前的俄罗斯。我则认为，俄罗斯人有权以民主和平的方式选择自己的制度，他们是有困难，但也许他们愿意接受这种困难并挺过去，并最终建立真正民主、法制和富有的新俄罗斯。

人们也谈论中国的货物，我对制造劣质货、假货没有什么概念。

一个北大教授悄悄告诉我，有些人卖的是假货，旅游鞋只能穿一两个星期。皮卡克也有假的，羽绒服里面填充鸡毛。我内心里一阵惊悸和不安，在这西伯利亚严寒快来的时候，俄罗斯人以十几倍的价格买去的皮衣、鞋子竟是假的，只能穿几周，我心里顿时涌起一种难以抑制的难受和负罪感。后来这种有关中国假货的消息迅速传开，给中国货的声誉和中国商人的经营带来重大打击。

我没有听说出现了假卢布。

列车所停的每一个车站，都是一次闪电似的大型交易

会。

我亲眼目睹了几件事，令我难以忘怀。

列车在新西伯利亚车站刚一停稳，商贩们又急匆匆下去了。我伸头向外望去，令我略感惊讶的是列车门口，站着一个牵狼狗的俄罗斯警察。

“站台商场”照前几次一样在“营业”。顾客也较多。我瞅见一个中国女商贩（其实是位小姐）在卖化妆盒，几位俄罗斯妇女围住她在讨价还价。这时，站在列车门口的俄罗斯警察朝女商贩咕哝了几句。女商贩不懂俄语，也许根本没有听到，仍旧在卖东西。只见俄罗斯警察上去，抓住女商贩的肩头，朝列车猛地一推。女商贩接连几个踉跄，幸亏用手撑住了车厢，没有摔倒，赶快上了火车。这一幕使我想起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哥萨克警察，内心掠过一丝阴影。谁不对？我弄不清。

在中国商贩中有一种说法。有俄罗斯小青年假装试衣，穿上后撒腿就跑。火车几分钟后就要开去，没有人敢冒险去追。结果中国商贩便想出一个高招，车一到站，他们分高矮胖瘦各穿一件下去，自做模特儿。俄罗斯买主看好后，先付钱后脱衣。结果站台上就站着一排排“模特儿”，也算是一道风景线。

在“职业商贩”扯的圈圈外，几个中国老头手里拿着些小工艺品在招揽顾客。说来也巧，这群教授都在我这节车箱。他们不带翻译，自己讲价，号称是“练摊”。我心想，“练摊”是解嘲，可能也有点想卢布吧。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站的“交易会”盛况空前。因为这里是 大站，俄罗斯买主多。以至一些商贩惊呼：“货带少了！”

淘金潮

在中国商贩中，活跃着一个俄中混血少年，约莫十六岁上下，标准的俄语，流利的普通话，人称“吉姆”。他有求必应。尽心地充当义务翻译，深得中国商贩的喜爱。细一问，方知他是中共著名领导人李立三的外孙，早已是俄罗斯籍，随保姆到中国看望众多长辈。所谓“保姆”，其实早已应称“外婆”了。因为这位老人自年轻时就在李立三家，照顾李立三的女儿，又带大了吉姆。在“沸腾的”旅途生活中，她一直安静地织毛衣，或是看看书。关于李立三家的事情，她绝口不提。

到欧洲去留学

风雪夜归人

*STUDYING
AN
EUROPE*

STUDYING AN EUROPE